

常文正公永書

新式標點
精校分類

曾文正公家書

新文化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五版

精選分類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附家訓

全書
每部定價
上二册
下壹元

不准
照樣
翻印

標點者 珊山散人

校閱者 邵廋卿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中市

新文化書局

精選分類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訓

(甲) 修養類

(一) 致紀鴻(囑勤儉並勸早起)

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官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反儉難。爾年尙幼，一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

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風家。吾父吾叔，皆黎明卽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造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二)致紀澤(勸進德修業)

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純訥。與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

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恒！不過一二年，爾自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益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序，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會涉獵及之否？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洪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余近日瘡癰大發，與去九十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尙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二)致紀澤紀鴻(囑留心厚重二字)

今日專人送家信，甫經成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日之信，爾與澄叔各一件，藉悉一切。爾近來寫信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牙碑，元秘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最好吃烟，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七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此囑下。

(四) 致紀澤 (囑不宜過露痕蹟)

二十日接家信，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所發，廿二日又接澄侯衡州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二女嫁事已畢。爾言極以袁堦爲慮，余亦不料其遽爾壞至此，余卽日當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卻不宜過露痕蹟，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情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內外大小，於袁堦處禮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悛改，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此間各路軍勇，赴授陝西，沅季在金陵，孤軍無助，不無可慮。湖州於初三失守，鮑攻甯國恐難遽克，安徽亢旱，頃見三日大雨，人心始安。穀卽在長沙采買，以後澄叔不必挂心。此次不另寄澄叔信，爾稟告之。

(五)致記鴻(囑謹慎擇交)

自爾還湘啓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放心。今年天氣奇熱，爾在途次平安否？余在金陵與沅叔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尙適。余與沅叔蒙思晉封澄伯，門戶太盛，深爲祇懼，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爲主，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十六日出闌。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

(六)致紀澤紀鴻(囑家中婦女勿奢逸)

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後，初八日至清江浦，問捻匪張任牛三般，並至蒙毫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闖，易開俊在蒙誠亦兩面皆賊，糧路難道。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臨淮，而自留此。律羅劉

旱隊至，乃赴徐州。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余身尙安癯略甚耳。

(七)致紀澤(告養生之道)

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萬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旣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

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於家中內外言之，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省問，徐去金陵太遠也。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既咨少荃宮保處。澄沅兩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

(八)致紀澤紀鴻(告養生之法)

廿六日接紀澤排遞之稟，紀澤舢板帶來稟件衣書，今日派夫往接矣。澤兒肝氣痛病，亦全好否？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嗇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檢否？張文瑞公文所著總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

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尙有數本）張公之總訓齋話，莫宅有之。申夫有刻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偏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卽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懲忿，卽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卽吾前信所謂知節嗇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

（九）致紀澤（囑閱聽訓齋語）

爾病已好，甚慰。賊於廿九日，稍與馬隊接仗，其夜卽竄蕭縣。初二日，竄又漸遠，現尙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既力求寬限，以後卽

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并非強人所難。張文瑞公總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特於德業有益。實於養身有益，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遂增！而責任甚重，殊爲悚懼！

(十)致紀澤紀鴻(述養生之法)

接紀澤在清紅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功。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淨調養，不宜妄施政治。莊生云。問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訓詁，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病輕而忘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

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論「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年少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廷。」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却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卽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遽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調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西行也。爾待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官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十二) 致紀澤紀鴻(囑修八德)

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竄，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股，銳意來東，已過汴梁。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律肅清，余仍當赴周家口以踐前言。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余身體平安，告爾母放心。

(十二) 同前(囑保養身體並囑勤勞)

在臨淮住六七日，擬由懷遠入渦河，經蒙亳以達周口，中秋後，必可趕到。屆時沆叔若至德安，當設法至汝甯正陽等處一會。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亦蒙，然每日諸事有恆！未改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且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鴻兒來稿太多，以後半月寫稟一次。澤兒稟亦嫌太短，以後可泛論時文，或論學業也。

（十三）同前（嚶不可忘生意氣）

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爲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踞白口天門，春霆病勢甚重，焦慮之至。爾信中述左師蜜効

次青。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見，着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闊遠。則可化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利，則終身受用不盡矣。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當遣之回湘。

（十四）致紀鴻紀澤（誠伎求並囑崇儉孝友）

余卽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